

【青年思政】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 价值引领的价值审思

童建军 万 成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变革性力量重塑着青年的思想认知、行为特征和思维方式,同时又为青年价值高效引领提供了可行性支撑。作为一种全新的外部持存,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偏好性提取能力、生活化叙事结构与交互式创构场景赋能青年价值引领精度、温度和效度的整体跃升。但与此同时,感官刺激与意义建构错位、逐利冲动与猎奇偏好合流、公共空间与情绪共振并在的合谋可能引发一些风险。为此,要以理性祛魅规制技术逻辑失序,防范系统性价值风险;以技术颠覆优化算法运行引擎,匡正固有的价值偏见;以制度正义构造算法约束机制,抵御虚假信息价值渗透;以观念在场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凝聚多点位价值共识。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青年;价值引领

【作者简介】童建军,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成,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4.5.88~93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民道德教育观念变迁个案研究”(项目批准号:20FZXB008)。

数智技术引发的场域迭代,深刻烙印在人的成长与发展序列中。“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1]不同于专注于执行特定任务的其他类型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可跨人类思维表征符号加工和生成新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它自带的跨模态深度学习模型的文图对比预训、可扩散化模型及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机制,链接海量网络内容,生成模仿人类语言模式的交流对话内容,颠覆性重构了主流价值内容生产与传播等诸多环节,成为影响青年信息获取样态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变量。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青年日常生活,青年群体的价值生态位正在发生不容忽视的改变。在深刻洞悉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青年价值引领互嵌耦合机理的前提

下,注重从价值内在铸魂来统合智能技术的外在赋能,实现二者的同步发展、同频共振,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青年价值教育守正创新的重要课题。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引领的价值表征

基于大模型、大算力、训练方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自动生成内容的新型生产方式为青年价值引领创构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高度嵌合的未来场域,重塑了青年价值引领的范式与路径,青年价值引领的精度、温度和效度得到整体性跃升。

偏好性提取能力赋能价值内容生产从“配置”到“定制”,提升青年价值引领的“精度”。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拥有庞大的信息流,更依靠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标注了大量的偏好知识。针对不同受众输出

和反馈差异化的偏好回答,为主流价值内容的个性生产和精准分发提供了可能。就本质而言,它是依托数据支持、算法推送、人机交互和深度学习等手段,实现对青年群体的精准画像和价值内容的精准供给。准确把握青年思想状况和行为方式的动态性特点,是有效开展青年价值引领工作的基底。生成式人工智能旨在通过一种接近人类行为的交互式协作,从青年价值取向和价值需求的异质性出发进行立体画像,从而更加精准、全面、细致地掌握其价值偏好。了解并掌握青年的个性化价值偏好只是青年价值引领的基础和前提,为青年提供适配的主流价值内容才是目的与方向。在信息泛滥时代,面对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体系,青年不仅要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而且要进一步寻求与自身相适配的信息,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固有的认知方式显然难以应对这一新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机协同的“分布式认知”有效弥合信息的过载与人脑认知限度之间的张力,增强青年处理复杂信息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一认知系统的应用,可以使主流价值信息流准确快速地到达青年,系统地缩短青年价值观念内容构成的更新周期。精准的用户画像与内容供给,不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青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需求,而且能及时将更有针对性的价值供给推送给青年,在“精准滴灌”中达成青年价值引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动态平衡。更为关键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通过行为预测技术分析和研判青年价值生态的发展趋势。通过全景采集舆情信息、自主洞悉舆论热点和全程监测舆情动态,及时准确地分发正确信息,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信息对青年的影响,在牢牢掌握信息化舆论主导权的基础上再造价值共识。

生活化叙事结构赋能价值传播格局从“理性”到“感性”,提升青年价值引领的“温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描述了可用于创建新内容的算法,包括音频、代码、图像、文本、模拟和视频。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和深度学习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对青年感兴趣的、适配于青年的文本资源进行标签化处理,还能迅速地从海量信息中标识出相似的资源,持续地为青

年提供满足自身价值需求的具有感染力的内容,从而促使青年以积极的情绪状态沉浸到价值观念的生成中。先前的主流价值传播主要依靠“理性”逻辑推理和规则来引导青年塑造价值,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在“逻辑力量转向倚重感性力量”^[2]的进程中导之以“感性”的力量。它借助大规模语言模型与青年进行多轮对话,以契合青年心理习惯和实际生活的创造性传播来满足青年的价值需要。主流价值的“严肃性内容”与生活化叙事方式的生动、立体互补,破除两者之间的圈层壁垒,不仅缩短了主流价值内容与青年现实生活的距离,而且有益于它以潜隐化的方式弥散于青年的日常生活。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承载海量的网络信息,随着其应用场景的深度拓展,现实与虚拟、离场与在场、主体与客体等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边界渐次被打破,青年价值需求得以在不同程度上被满足,日常生活成为多种价值观念彰显其权力属性的重要场域。青年价值观念的生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下,可以依照青年实际的价值需要,在虚拟空间制造出贴合青年价值实践的空间、场景、人物关系等,并将价值认知直接通过虚拟实践行为进行反馈,有效解决价值实践检验的延滞现象。对此,依托可扩散化模型的双向可逆通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遍及“生活世界”的信息有效连接“原子化”的网络个体,在拟态环境下通过“模拟人的精神生产”,^[3]满足青年对主流价值的需要与期待,并引导青年接受主流价值的感召。这使青年原本碎片化、模糊化的价值表达重新聚焦于可调适、可建构的开放空间内,同时借助流行符号与生活常识在青年群体中传递主流价值,汇聚向上向善力量,进而提升青年价值引领的“温度”。

交互式创构场景赋能价值行为导引从“单向”到“双向”,提升青年价值引领的“效度”。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了主流价值传播格局,将原有的科层化传播转化为扁平化传播,用户摆脱了被动接受的尴尬地位。这有赖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拥有强大的算法支持及万物互联的开放性特征,可以链接、创建各类丰富的资源,为用户提供一个开放、自由、包容的公共空间。主流价值传播格局的改变不仅增强了青

年价值塑造的主动效能,而且丰富了青年价值引领的阵地资源。这是由于它克服了主流价值传播中的场景限制与信息梗阻,能够使青年主动进入传播主体设置的主流价值场域。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摒弃以往价值引领中“投喂式”的单向话语机制,青年由传统的单向信息接收转变为高度参与共建。通过人机交互对话实现了学习进程中的即时反馈,在加深青年价值体验的基础上,拓展其价值认知范围,使其在多重感官刺激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进而实现与主流价值的共意。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流价值的表达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场域与范式,突破了价值传播原有的场景限制,促成了主流价值传播从“传者中心”走向“用户至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设备终端的加速落地,智能穿戴设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产品,而是一种革命性的空间计算赋能工具。它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在制造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的同时,打破了传统主流价值的二维呈现方式,以更具“在场感”的听觉、姿态和触觉等多样态交互,塑构出更加高效和智能的内容呈现场景。具身智能终端与青年的交互将不再是机械式的“查字典式问答”,而是结合个性化沟通、任务理解、交互、规划和实体执行的新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青年对主流价值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其他类型人工智能主要通过生成一般化文本来表情达意,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模仿人类创造性工作的方式,为主流价值提供更为丰富的表达形式,深度满足青年在虚实空间的个性化价值期待与需求,并通过进一步的观点分享与群聚,扩大主流价值的影响力版图。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引领的价值隐忧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使青年价值引领在诸多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不得不承认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而隐藏的风险。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被引入青年价值引领场景中,技术对于价值引领活动的强烈自反性力量便会冲击青年个体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放大价值悬置、价值疏离与价值脱序等价值风险可能。

感官刺激与意义建构的错位,浅表化内容表达将放大“价值悬置”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智能技术已有算法能力基础上,不断提高对大数据的加工能力,挖掘数据的深层价值,以算法推荐实现精准画像和精准供给,不断扩大主流价值的影响势能。建基算力底座的智能时代赋予青年独特的个体体验与群体特质,生发出多层次、立体化、融合态的青年价值图景。当代青年媒介消费的感官化转向与认知惯性的图像化转向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运算支配下的最优解选取,使青年在趋利避害的本能支配下放弃自我创造的艰辛,诱使其在看似欲望的无死角满足与无限度刺激中自发地选择自我放逐,放弃与秩序和解而形成的“压抑”。在碎片化时代,青年热衷于以“短平快”的叙事参与主流价值传播,集中表现为迅速调动丰富的感官体验来满足自身的价值需求,宏大叙事也随之被消解。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通过采取“上下文学习”的方法训练模型,为用户提供连贯的交流体验,但其为用户提供信息的过程和方式带有显著的“快餐式”特征。当人与机器之间信息流动以简单化、浅层次的内容结构展开,“有意义”的内容将自动被“有意思”的内容所淹没,主流价值及其背后的深度意义和高尚价值也将随之隐藏起来。在媒介正向延伸的过程中,人的机体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适应媒介的正向延伸所带来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因而,青年极易迷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的“虚幻”表面,忘却对价值与意义的拥抱。青年认知惯性的图像化转向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诱发“价值悬置”的又一底层逻辑。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以动态图像为代表的视觉符号统治的时代,信息的过剩和信息运动的超速使其感官不断遭受冲击,感官疲劳之下青年不断地体验着“休克”。为在信息灾变中重拾注意力又不得不诉诸更为强烈的感官轰炸,如此循环反复,别无其他办法。在偏好提取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不同的格式创建令青年兴奋的崭新价值内容形式,其中包括静态图像与动态图像等。“读图时代”的青年与图像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构的媒介空间,价值内容图像化的碎片叙事持续加固着包围青年的

“意义藩篱”，“价值无涉”成为难以逃脱的“牢笼”。青年拥有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诉求，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基于视觉表达的内容结构正好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当浅表化表达吞噬深度式思考，主流价值的意义空间将被置于“喧嚣杂音”的合围之中，极易为拒斥价值的“平面感”叙事所遮蔽。

逐利冲动与猎奇偏好的合流，娱乐化传播运作将增加“价值疏离”风险。在逐利导向的推波助澜下，商业逻辑将深度内嵌于主流价值传播的全过程。青年探索未知劲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更偏向于接收快捷、生动、有趣的信息来满足自身的价值需求。与这一固有的人格特征相契合，时新性和趣味性极易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的重要面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迸发出更为强烈的迎合青年以谋求关注的动机，并且倾向于提供青年乐于接受的“流动性”内容。追求娱乐是人类的天性，享受娱乐是人类的权利。但是，当娱乐的边界无限制地拓展，娱乐性内容将引诱青年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主导。娱乐性内容的“投其所好”对青年价值认知的影响将以解构崇高、消解意义等价值疏离方式展现出来。猎奇是青年固有的性格特征，其本质是趋利避害、追求快乐。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仿真环境中，青年猎奇偏好支配下的戏谑解码在降维主流价值内容的同时，也使既有的价值范式不复存在。浸染于猎奇偏好浓厚的亚文化，戏谑解码或是将主流价值内容的某些方面进行夸张化的改造和处理，或是对主流价值内容进行碎片化的粘贴拼凑，以娱乐化的“非主流”表现形式实现劣质内容从相对封闭的“小众群体”向整体开放社会的“泛化”传播。青年对猎奇偏好的痴迷，使其失去看待世界的总体性视角，形成片面思维图式，同时缺乏反思维度，陷入被“软性奴役”的状态，主流价值的影响势能也将受到削弱。青年对主流价值的认知面临着逐利冲动与猎奇偏好的侵袭，娱乐化传播运作背后的表层注意力竞争与深层叙事框架解构共同挑战着主流价值的生态位。青年价值导向的负向影响从“形式”扩张到“本质”，致使青年价值认同形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偏离与转轨。

公共空间与情绪共振的并在，狂欢化行为演绎

将诱发“价值脱序”趋势。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虚拟空间不同于现实物理性的公共空间，它是兼容了公共性与私密性，多元多层次的开放性的虚拟公共空间。这一定势既是主流价值内容得以智能化生产与传播的介质要件，也是将青年卷入价值传播过程的场域保证。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不同青年在心理情感、认同态度与行动方式上的差异和联系，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主流价值塑造，同样制约着青年群体的稳定与发展。在个体化时代，孤独日益成为青年生存的普遍境遇。面对现实生活的孤独与寂寞，青年开始向网络场域寻求情感联结。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在地要求高性能互联网络来扩展算力，这为青年在网络上进行情感景观建构提供了动力与控制系统。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主流价值传播中无原则地遵循情感逻辑，这种表面上似乎能为青年摆脱现实生活孤独困境的“情感之术”将会使人堕入“越狂欢越孤独”的悖论中。借助拟态环境的“情感剧场”，青年在与他人共享的情感消费中获取快感与满足。情绪共振能使青年更深层次地联结他人，增进相互间的理解与共鸣。与此同时，“情感剧场”中的情绪共振也为个体陷入对价值规范的反叛构筑了情感基石。生成式人工智能偏好性提取能力，天然地吸引着青年的注意力，并在情绪共振状态下释放出聚合青年群体的内在潜能。在这个意义上，青年的群体聚合既是主流价值传播的结果，同样也是主流价值维持自身影响的前提。如果这种聚合潜能超越了现实的关系限制，其内蕴的组织性也会随之削弱和减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打造的主流价值传播生态中，以用户节点形式存在的青年共同面向感兴趣的话题，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青年有着更强的能力与动机形成群体。在具体的价值传播实践中，由情绪共振生发出的“狂欢”状态是群体强化的重要催化剂。生成式人工智能构造的高度开放的公共空间具有匿名性、虚拟性、隐蔽性的特点，用户在智能技术赋权下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渠道，拥有更多的情绪表达机会。相比于其他人群，青年有着更强的情绪易感性，他们对于主流价值的关注若不加以理性引导，极易转变为多数人的情绪宣泄，增进与强化集体亢奋。脱离

了生存论意义上的人性限制,在主流价值传播的“狂欢之域”,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本能地沾染价值脱序的色彩。长期浸淫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构的这种价值脱序的公共空间,“狂欢”将成为一种青年自我驱动的东西,使其陷入一个“不满足”的循环中,以更隐匿的方式对青年的价值塑造施加负向影响。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引领的价值治理

克服与超越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引领的价值隐忧,可以从主动和被动两个维度寻求破局之策:一方面要因势而动,倚靠理性祛魅、技术颠覆和制度正义等治理样态为价值危机纠偏;另一方面要顺势而为,凭借厚植主体责任意识,凝聚多点位价值共识,营造共生的价值生态。

理性祛魅,规制技术逻辑失序,防范系统性价值风险。防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失控引发系统性价值风险,阻击主流价值观权威的消散与旁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嵌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纠正技术的工具理性偏向,对技术逻辑的无序扩张作出价值性规制,从而“把人类带向其本质规定”。^[4]首先,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规制技术的数据提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意识”不同,自主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显映。只有具有自主思考和主动创新的能力,才能免于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支配。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青年价值引领中的运用应以尊重青年的主体性、个性化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和核心遵循。技术直接反映和造就着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的能力,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最具革命力量的新技术,它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被外部强化的过程。智能技术赋权人类社会,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智能技术创构的数字空间开展社会活动。与此同时,人们不得不面对权利越来越难得到保障的窘境。鉴于此,要保证青年在价值引领中的主体地位,限制智能技术的肆意赋权,防止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打造的开放空间演化为新兴的价值“空场”。其次,在人机共融的框架中规制技术的选择阈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辨识能力尚未达到人类的同等水平,因而无法进行完美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为此,青年价值引领背景下主流价值内容的选择权就无法直接移交至智能技术背后的算法。因此,既要有效实现算法自我把关的权限,又要充分释放人工筛选的动能,借助智能的人性化和人工的智能化来实现人工与算法选择的有机结合,掌握主流价值内容选择的主动权。再次,在伦理审查的许可内规制技术的不当赋权。生成式人工智能从科研领域走向商业领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资本逐利冲动的侵袭。因此,必须重塑智能技术赋能青年价值引领的权力边界,防止其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

技术颠覆,优化算法运行引擎,匡正固有的价值偏见。技术的良好运维不仅需要来自外部的制度限制,更需要来自内部的自我纠偏。从本质上看,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引领所诱发的价值风险源自技术本身,因而,需要回返到技术逻辑中去寻求应对之策。首先,引入反向算法推荐模型。用户特性不同,算法给予的推荐和引导也不同。当算法推荐过于依赖用户与内容之间的相似度,就容易陷入所谓的“信息茧房”。“信息茧房”负面影响的无限放大最终会引发舆论极化,导致青年群体意见的偏移,给拟态环境下的价值秩序带来挑战。为此,可引入反向算法推荐模型,指向性扩大算法的信息选择类型。在对青年进行精准画像和内容供给的同时,尝试为其分发“不需要”“不喜欢”“不感兴趣”的信息,提供更为完备的算法信息资源,在有力“破茧”的同时推动公共空间有价值的运行。其次,使用偏好自主测量系统。在沉浸式传播中,人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传播的内容,沉浸式价值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强化青年的拟态环境,让青年的价值观念愈加固化。为了减轻这种影响,青年可在长时间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终端后,自觉利用偏好测量系统测量自身的信息偏好。对于特定范围内的价值偏见,争取做到早发现、早纠正、早回归。再次,优化对核心关键词的识别。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识别关键词、短语和搜索模式,从而推断用户的意图是什么。为此,它需要在处理新的数据或遇到新的任务时自适应地调整

自己的模型和行为,从而不断提高关键词识别性能,对主流价值内容的关键词和非主流价值内容的关键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并且能够据此进行类别化屏蔽和推送。总体来看,既要为主流价值内容的传播提供空间,又要为负面价值内容的传播设置屏障,精准地优化智能技术的价值传播效果。

制度正义,构造算法约束机制,抵御虚假信息的价值渗透。其一,明确基本政策框架。目前,互联网领域的政策较为宏观,专门针对智能技术甚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政策还相对欠缺,并且多是作为其他政策的分支存留于实际的制度框架中。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应用推广,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更需要对相关政策做进一步细化,弥补可能存在的政策空白,真正实现智能技术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其二,完善法律法规。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约束,将法治的力量贯穿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全过程,从而降低其固有的价值风险。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滋生的法律问题,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确保关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同时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素养。此外,还要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加大对非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其三,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执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引领越界之后的补救规制,它具有被动性。实现被动应对到主动防范的转变可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通过监督智能技术在主流价值内容推送中的算法逻辑、数据获取、遵循的价值理念等,形成良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生态。

观念在场,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凝聚多点位价值共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青年真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多点位的价值共识在青年价值引领中起到关键性作用。2023年11月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式发布《发展负责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共识》,从探索价值对齐研究和提升价值对齐技术两个方面为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协同共进,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提供了原则遵循。因此,必须增强提升人与技术共存的责任意识。一是增强上游

开发主体的责任意识。生成式人工智能通常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先进算法,通过大量数据的训练,使计算机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和创作,其中内嵌着技术研发者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展现出鲜明的价值负载。倘若生产者将资本意志植入技术,追求资本的增殖,极易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鉴于此,研发者理应进一步提升责任意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中重视技术伦理,弥合人与技术之间的价值鸿沟,使立体而丰富的人文精神得到彰显。二是增强中游实施主体的责任意识。中游实施主体主要指青年价值引领工作开展的实施者及相关人员。实施主体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青年生产和分发的主流价值内容,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实施者不仅要要将社会整体价值作为青年价值引领的基础和前提,而且要使价值引领活动本身与主流价值保持内在统一。这关键在于依托技术和平台优势,加大优质主流价值内容的靶向分发,为青年提供有深度、有广度、有品位的内容,以青年价值观念塑造助力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的拓展。其三,增强下游使用主体的责任意识。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快速拓展,价值引领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嵌入个体生活当中。使用者不仅要增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理解,包括它是如何运作的、如何影响现实的、如何产生意义的;而且要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交互对话中提高对信息的辨析能力,并利用其内部的自我修正系统传输正确内容,坚持以主流价值为导引,应对与纠正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价值风险,从而实现以青年的价值理性驾驭算法推荐的工具理性。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72.
- [2]成长春,张延干,汤荣光.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2018(2).
- [3]李厚羿.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J].哲学研究,2023(4).
- [4][德]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学[M].译者:赵鹏,何兆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